

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

# 三(兩)江師範學堂

## 南京大學的前身, 1903-1911

蘇雲峰 著



# 三（兩）江師範學堂： 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

---

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

蘇雲峰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2）

敬以此書獻給  
父母親和二哥盛屏

## 宋晞教授序

清道光二十年（西元 1840）發生鴉片戰爭，二十二年（1842）中英訂立南京條約，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清朝自此一蹶不振，國勢日蹙，迭遭帝國主義之侵略。清政府及洋務派人物認為外國之強盛，多賴其利炮堅船；且中國之常受欺騙，多因不諳外語。故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始，先後開辦了一批外語學校與軍事學校，如同文館、廣方言館、自強學堂等，咸以學習日、英、俄、法、德等外語為主。在軍事方面，如馬尾之船政學堂，天津之水師學堂、武備學堂，廣東之陸師學堂、水師學堂，湖北之武備學堂及南京之水師學堂和陸師學堂等。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海軍覆沒，民族危機迫在眉睫。次年在京應試舉人一千三百多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有識之士認為西學重於西語，人才重於一技一藝。同年六月，清德宗諭各省督撫，限期覆奏悉心籌度之辦法。津海關道盛宣懷認為「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率先奏請在天津設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之前身），光緒二十二年（1896）又奏請在上海設立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之前身）。同年浙江巡撫廖壽豐頗重儲才崇實，杭州知府林啟認為要策勵圖強，應振興實學。乃與杭州士紳商議，呈報廖巡撫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在杭州蒲場巷普慈寺創辦求是書院（浙江大學之前身），

林啟兼任求是書院總辦，以「居今日而圖治，以培養人才為第一義；居今日而育才，以講求實學為第一義」為辦學主旨。

一面主張興學堂，則廢科舉之輿論勢不可擋，清政府被迫乃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頒行上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在各地興辦學堂的同時，主張維新和關心教育之士，見及師資之缺乏，已成為辦學中的最大問題。光緒二十二年，梁啟超在上海《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義〉一文，在「論師範」一節中，結論是「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頒佈的《欽定學堂章程》中，已將師範教育正式列入其規程，但未作為獨立的系統。次年頒佈的《奏定學堂章程》中，才將師範教育單列，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系統。

兩江總督的轄區江蘇、安徽、江西，本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興辦學堂之際，中、小學校發展較速，尤感師資奇缺，遂經兩江總督劉坤一奏請朝廷核准，繼任總督張之洞於1902年開始籌辦，次年正式開辦了三江師範學堂。此為當時江蘇省的最高學府，也是南方各省師範學堂的模範。

蘇雲峰兄對我國近代教育史之研究，貢獻良多。繼《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之後，完成《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大作。按民國成立以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繼承「兩江師範學堂」而來，江謙、郭秉文等為承辦「南高」之重要人物，切盼蘇兄對此專題續作研究。索文於我，爰申述清季我國現代高等教育之由來以為序。

麗水宋晞寫於陽明山華岡中國文化大學  
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十日

## 自序

三（兩）江師範學堂，為清末實施新教育後規模最大，設計最新的一所師範學堂。我之所以研究三（兩）江師範學堂，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我一路追蹤張之洞在各省的教育興革，曾寫過他在四川創辦的尊經書院（未刊稿）、在湖北的教育改革、和在廣東創辦的廣雅書院。現在應寫他在江蘇所創辦的。張氏在江蘇創設了儲才學堂、江南陸師學堂和三江師範學堂。其中三（兩）江師範學堂可作為中國教育現代化的一個樣板，且有中日關係的背景，和民元後的後續發展，所以我選擇撰寫它的這一段歷史。第二是受兩位日本教授的鼓勵。一九八四年四月底五月初，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亞細亞研究研究室長阿部洋，和東京專修大學商學部助教授蔭山雅博兩次來訪，交換研究中國近代教育史的心得，並贈其所編著《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一書，其中有一篇蔭山介紹三江師範日本教習的論文，加強我研究它的興趣。第三是我在教育部檔案室清季學部檔中，找到一批兩江優級師範學堂的檔案（見徵引書目），使我有信心可以重建這所學堂的歷史。

一九八六年初費數月之力，完成三（兩）江師範學堂初稿約六萬字。但內容有待充實，論文結構也尚待調整。因為當時要參與其他研究計劃，所以就擱置下來。其間僅於一九九三年四月，應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之邀，於「教育歷史和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張之洞與三江師範學堂的籌建〉一文，直到去年十月出版《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一書以後，才重新檢出這個舊稿來，進行補充和修撰工作，經半年之努力，擴充為十二萬餘字，此外還有相當份量的附錄。

本專刊雖然是一本小書，但如果沒有接觸檔案的機會和好友的幫助，是很難完成的。所以我首先要感謝教育部。在一九七二至一九八六年間，教育部兩次同意我利用其所藏之前清學部舊檔，讓我完成了四本專書，<sup>①</sup>成為國內唯一的最大受惠者。其次，我要感謝東京專修大學商學部蔭山雅博教授，除他的論文為我所借重以外，他還熱心地寄贈其所藏《三江師範學堂章程》孤本，並代查《南洋官報》和《大公報》等有關資料，讓我能一窺該學堂創辦之初的設計規模和經營管理制度。我也感激美國 Denison University 秦博理 (Barry Keenan) 教授，不時提供有關三（兩）江師範學堂的資訊和史料，給我很大的精神鼓勵。感謝前助理蕭佑如小姐和本院計算機中心，將近一千人的學生資料，輸入電腦(磁帶)，製作成六個很有意義的統計表後，依姓名筆畫排列成一個分科的學生名錄，作為本書之附錄。三（兩）江師範學堂建築據云是模仿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但實際情形如何，不得而知。感謝本所研究員張啓雄先生提供載有早期建築圖片的《東京大學の百年，1877～1977》一書，讓我得以對比查證。感謝吳鳳蓮小姐打製本書附錄，助理林美慧小姐反覆校對修訂，和編製徵引書目。感

① 這四本專著是《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5 年)、《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9 年)、《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5 年)，和本書。

謝兩位專刊審查人除糾正錯誤外，還提供寶貴的意見。感謝張力先生、  
公小穎小姐的編輯，和龐桂芬小姐的第一校。最後我要感謝中國文化  
大學文學院宋晞教授允以清季我國現代高等教育之由來為序，彌補本書之不足。

有人說二十世紀初是中日關係的「黃金時代」，但卻也是中國人不  
願意開口暢談的時代，本書之出版，或許可以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一段  
中日關係和它的教育產物。疏漏乖謬之處在所難免，尚請方家不吝指  
正。

蘇雲峰寫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日

弘雅集

10

仰懇天恩允准不勝瞻戀屏營之至  
詰此著來見欵此

選現已延聘日本高等師範教習十二人專司講授教育及管理七縣開墾事務實業曾占才之

創建三江師範學堂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 制訂  
竊照江甯省城遵旨改設高等學堂及府縣中小學堂等項各一所業經前督臣劉坤一謹督臣李有棻將籌辦詳款情形先後奏陳在案惟學堂一事體大思精其中等級編次尤多而次第秩然不可紊越必須扼要採擇方有下手之資處查各國中小學堂教員咸取材於師範學堂是即佈學堂爲教育端之地圖尤爲重要兩江總督兼集議于蘇州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各省府州縣應設中小學堂

爲數浩繁需用教員何可勝計若未經肄業師範學堂

中學敎育五十人分授修身歷史地理文學算學體操各科。各科學堂未造成以前暫借公所地方於本年先行開辦。練習教員之法令東敎就華敎教學中國語文及中國經學華敎就東敎學習日本語文及理化學圖畫學彼此名爲學友東敎不得視華敎者爲弟子在日本語此法名爲互換知識。年後學堂造成中國語文及理化學圖畫等學通知大略東敎習水能參用華語以教授諸生於問答無虞。并格再行考選張文襄公全集卷五十八奏摺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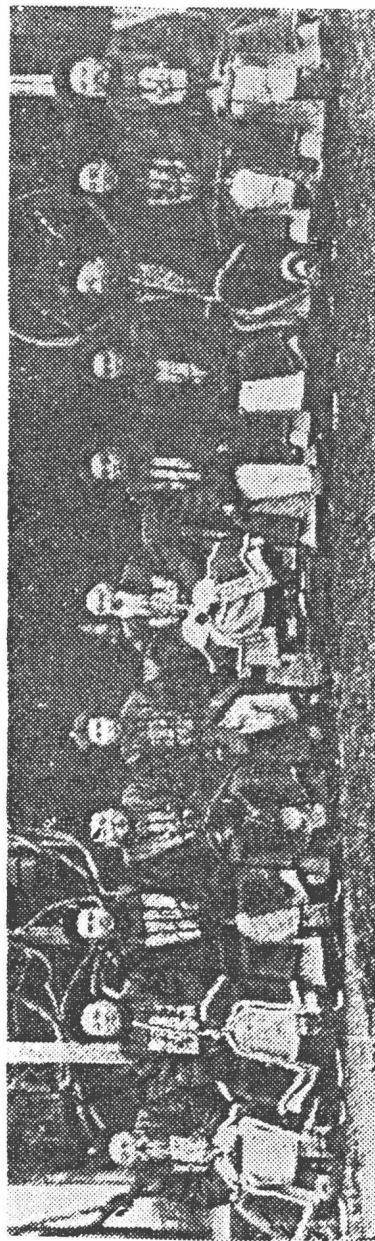
三

延訪外國良醫研究教育之理講求教授之法及管理辦法。既往以中學堂教員必致政漏滴蹠管督補救徒勞鮮功且詳略參差各學堂派學程終難盡一統臣督同司道詳加籌度惟有專力大舉先辦一大師範學堂以爲學務全局之綱領則目前之致力甚勤而日後之發生甚廣茲於江甯省城北極閣前勘定地址延請日本師範教習二人茲爲二十二人

卽使生入學開學則不必盡借經濶傳達可免虛費時  
審議會語數次收效尤速其購地建堂經費已據江  
南藩司籌撥應用其年年學堂經費如華洋學各學  
生飯食夏講堂及操場年冠群辭帶臥具紙錢火燄  
賈監督提調監學庶務各委員司人役薪工及一切  
雜用之屬每年需款甚鉅已議定由江蘇蘇州於本年  
先協撥銀一萬兩以後每年協辦銀四萬餘兩擬令安  
徽江西兩省各按學生額數每年協助龍銀一百元  
不稍資津貼不敷尚多所有全堂三省學生學費自  
應專募的款項用江寧富銀元局鑄造銅元最便便民

要政行銷頗甚有盈餘現已由該司詳請添購機器  
增建廠屋大加擴充即以歲餘盈餘專供該學堂經費  
之用此舉為三省學堂根本教員得人起見雖江南財  
力支绌不敢不設法籌措勉為其難至學堂建造規模  
及一切課程辦法經臣專調曾赴日本考察學校熟悉  
教育情形之湖北師範學堂長官富精闢圖式詳定章  
程總明學制悉臻完備合法並於省城設立兩江學務  
處所派委司道等員會同綜理加意講求督催興辦以  
仰副聖朝興教勸學造就人材之至意  
硃批督學大臣議參欽此

張之洞關於創辦三江師範學堂奏摺（1903年2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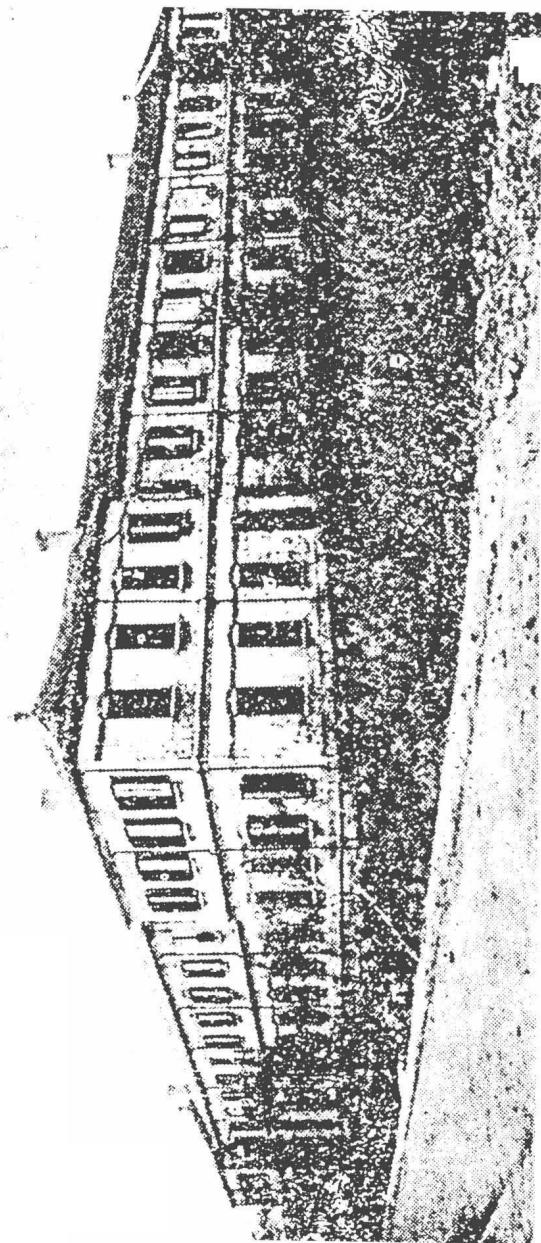
三江師範學堂開學時，張之洞與有關人員合影（左二為張之洞，左六為李瑞清）（由南師段熙仲教授提供稿）

取自：《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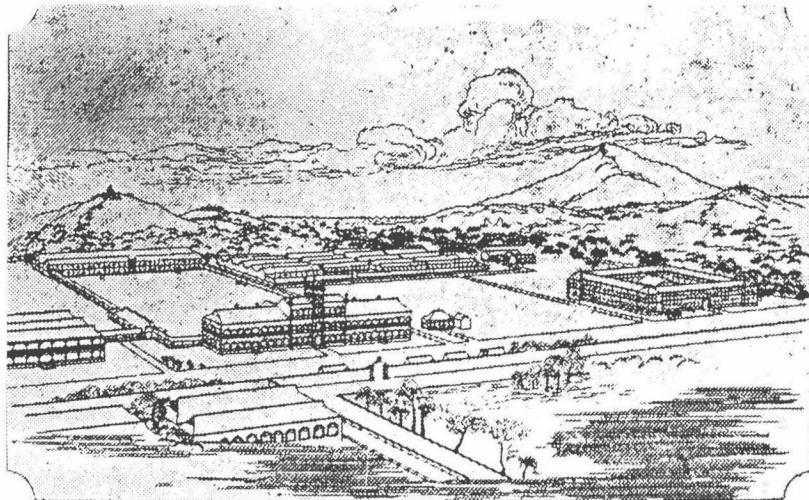
監督李瑞清之像

取自：《教育雜誌》，年 2，期 11（宣統 2 年 11 月 10 日），前頁。



兩江師範學堂的辦公室、圖書室、實驗室樓房——口字房（1923年毀於火災）

取自：《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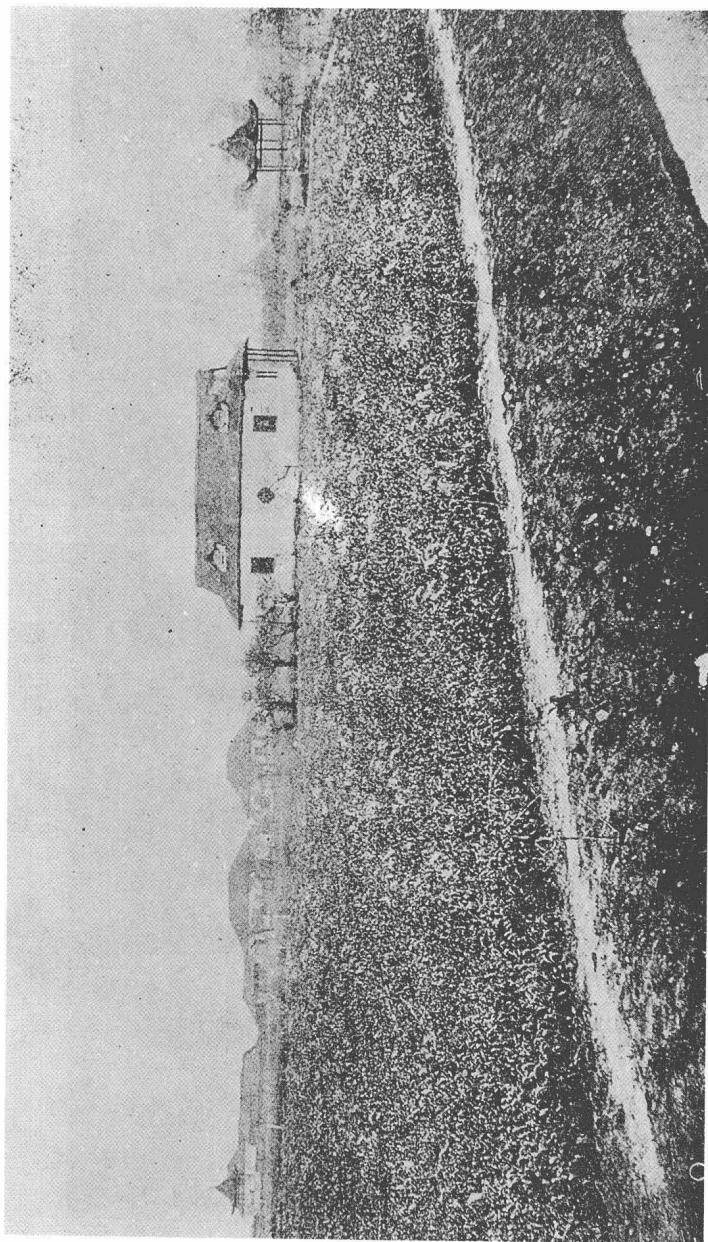


兩江師範學堂全圖（1909年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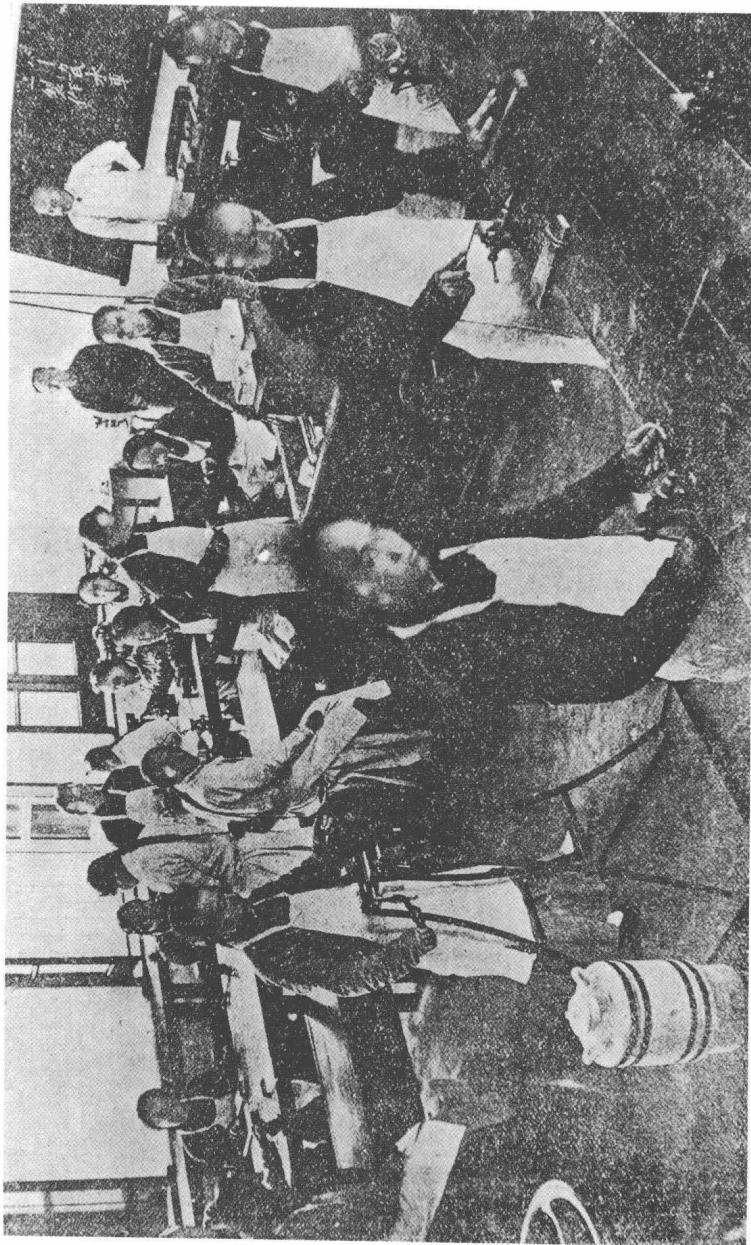


兩江師範學堂的教學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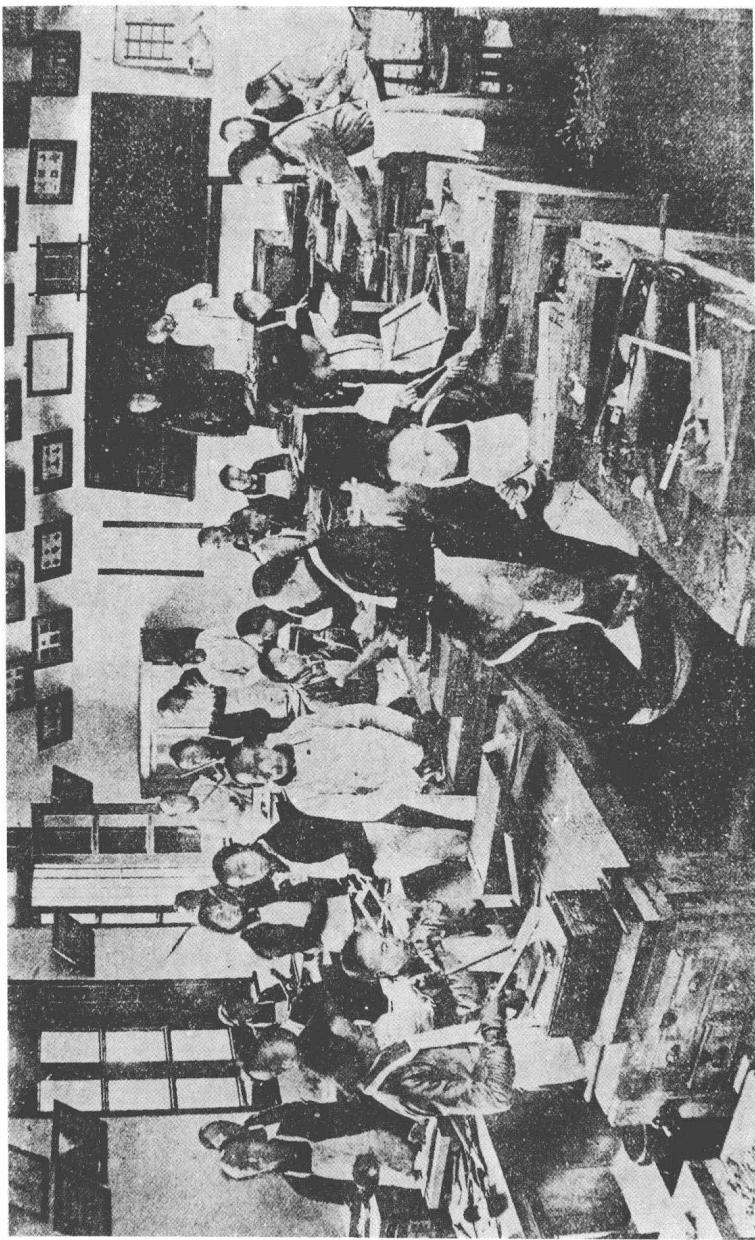
取自：《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1982）



兩江師範學堂農事試驗場及實驗室攝影  
取自：《教育雜誌》，年3，期3（宣統3年3月10日），封背。



兩江師範學堂金工實習攝影（站在黑板前者為日本教習，其右為日語翻譯）。  
取自：《教育雜誌》，年 2，期 11（宣統 2 年 11 月 10 日），封背。



取自：《教育雜誌》，年 2，期 11（宣統 2 年 11 月 10 日），封背。

